

納蘭詞

納蘭詞

光緒六年庚辰
八月娛園開鑊

重刻納蘭詞序

庚辰之夏還自京師將客武昌許丈邁孫方有納蘭詞之刻授簡命序預時弭櫂在門辦嚴星旦蓋卒卒未有以應也旣而擎衣黃鵠之渚鼓柁鸚鵡之洲山高川悠巖豁波逝愜焉思古愀焉興衰緣感綴文請弁簡首夫祥金沈照騰英於赤土古瑟希御絃響於朱弦幽賞代縣靈契攸賴容若先生以銀觴金章之衷抱煙高風逸之姿綺芬縟情纓繞塵視故其頡頏文囿馳驅武校入衛俠隄然樺宣室之對出扈霄甸負羽帷宮之趨顧問則誼舒之儔禁中則頗牧之選而獨顧領軫臆纏縣杼情沈幽騷屑之思婉麗淒清之體工愁善怨均感頑艷蓋夫灑蛻塵滓別存裹抱茵華雖淹蘭響自綴此其詞之所由傳也若迺漢槎塞外攜側帽之編梁汾吳中勦飲

水之刻梁溪後起乃瘁手鈔婁東私淑益殫采葺良以先生
通悅好友欽寄嗜才故能謨觴斟酌走勝流於朞時哀簡廋
疏役名雋於隔世微特旗亭壁畫解唱黃河蠻徼弓衣都織
春雪而已今許丈刻頻伽詞既成乃仍婁東納蘭詞舊本踵
爲斯刻笙磬迭奏絕傑池之音璣翠朶羅粲雕鏤之色靈因
古懽締會匪偶儻亦先生贈梁汾詞中所云後身之緣他生
重結者歟嗟夫世有孤驕顛顛之士趨起宙合之內無納蘭
之凭藉有頻伽之沈晦彈豪仰屋覆瓿什九盛意如吾丈者
又安得綈錦齊飾珉瑜朶鐫俾夫椒蘭之芳委灰而不滅牛
斗之氣埋劒而終明此則預所爲涉江流之滔滔悲心日夜
弔作者之落落振感煙霜者也

光緒庚辰六月下澣錢唐張預序於武昌節署之運甓齋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

崑山 徐乾學 健庵

嗚呼始容若之喪而余哭之慟也今其棄余也數月矣余每一念至未嘗不悲來填膺也嗚呼豈直師友之情乎哉余閱世將老矣從我遊者亦眾矣如容若之天姿之純粹識見之高明學問之淹通才力之強敏殆未有過之者也天不假之年余固抱喪予之痛而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而出涕也又何以得此於人哉太傅公失其愛子至今每退朝望子舍必哭哭已皇皇焉如冀其復者亦豈尋常父子之情也至尊每爲太傅勸節哀太傅愈益悲不自勝余閒過相慰則執余手而泣曰惟君知我子惠邀君言以掩諸幽使我子雖死猶生也余奚忍以不文爲辭顧余之知容若自壬子秋榜

後始迄今十三四年耳後容若入侍中 禁廷嚴密其言論

梗概有非外臣所得而知者太傅屬痛悼未能殫述則是余

之所得而言者其於容若之生平又不過什之二三而已嗚

呼是重可悲也容若姓納蘭氏初名成德後避 東宮嫌名

改曰性德年十七補諸生貢入太學余弟立齋爲祭酒深器

重之謂余曰司馬公賢子非常人也明年舉順天鄉試余忝

主司宴於京兆府偕諸舉人青袍拜堂下舉止閒雅越三日

謁余邸舍談經史源委及文體正變老師宿儒有所不及明

年會試中式將 廷對患寒疾太傅曰吾子年少其少焮之

於是益肆力經濟之學熟讀通鑑及古人文辭三年而學大

成歲丙辰應 殿試條對凱切書法遒逸讀卷執事各官咸

歎異焉名在二甲 賜進士出身閉門埽軌蕭然若寒素客

或詣者輒避匿擁書數千卷彈琴詠詩自娛悅而已未幾太傅入秉鈞容若選授三等侍衛出入扈從服勞惟謹

上眷注異於他侍衛久之晉二等尋晉一等

上之幸海子沙河及西山湯泉及畿輔五臺口外盛京烏刺及登東岳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先後賜金牌綵緞上尊御饌袍帽鞍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屬甚夥是歲萬壽節

上親書唐賈至早朝七言律賜之月餘令賦乾清門應制詩譯御製松賦皆稱旨於是外庭僉言

上知其有文武才非久且遷擢矣嗚呼孰意其七日不汗死也容若旣得疾

上使中官侍衛及御醫日數輩絡繹至第診治於是

上將出關避暑命以疾增減報日再三疾亟親處方藥 賜之未及進而歿

上爲之震悼中使賜奠卹典有加焉容若嘗奉使覘梭龍諸羌其歿後旬日適諸羌輸款

上於行在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以其嘗有勞於是役也於此亦足以知

上所以屬任之者非一日矣嗚呼容若之當官任職其事可得而紀者止於是矣余滋以其孝友忠順之性慤懃固結書所不能盡之言言所不能傳之意雖若可髣髴其一二而終莫能而悉也爲可惜也容若性至孝太傅嘗偶恙日侍左右衣不解帶顏色黝黑及愈乃復初太傅及夫人加餐輒色喜以告所親友愛幼弟弟或出必遣親近僉僕護之反必往視

以爲常其在

上前進反曲折有常度性耐勞苦嚴寒執熱直廬頓次不敢
乞休沐自逸類非綺襦紈袴者所能堪也自幼聰敏讀書一
再過卽不忘善爲詩在童子已句出驚人久之益工得開元
大歷閒丰格尤喜爲詞自唐五代以來諸名家詞皆有選本
以洪武韻改并聯屬名詞韻正略所著側帽集後更名飲水
集者皆詞也好觀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諸家而清新秀雋自
然超逸海內名爲詞者皆歸之他論著尙多其書法摹褚河
南臨本禊帖開出入於黃庭內景經當入對其殿廷數千言
立就點畫落紙無一筆非古人者薦紳以不得上第入詞館
爲容若歎息及被恩命引而置之珥貂之行而後知上之
所以造就之者別有在也容若數歲卽善騎射自在環衛益

便習發無不中其扈蹕時琬弓書卷錯雜左右日則校獵夜必讀書書聲與他人鼾聲相和閒以意製器多巧僊所不能於書畫評鑒最精其料事屢中不肯輕爲人謀謀必竭其肺腑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卽繪小像倣其衣冠坐客或期許過當弗應也余謂之曰爾何酷類王逸少容若心獨喜所論古時人物嘗言王茂弘闔闔闔心術難問婁師德唾面自乾大無廉恥其識見多此類閒嘗與之言往聖昔賢修身立行及於民物之大端前代興亡理亂所在未嘗不慨然以思讀書至古今家國之故憂危明盛持盈守謙格人先正之遺戒有動於中未嘗不形於色也嗚呼豈非大雅之所謂亦世克生者耶而竟止於斯也夫豈徒吾黨之不幸哉君之先世有葉赫之地自明初內附中國諱星懇達爾漢君始祖

也六傳至諱養汲弩君高祖考也有子三人第三子諱金台
什君曾祖考也女弟爲

太祖高皇帝后生

太宗文皇帝

太祖高皇帝舉大事而葉赫爲明外捍數遣使諭不聽因加
兵克葉赫金台什死焉卒以舊恩存其世祀其次子卽今太
傅公之考諱倪迓韓君祖考也君太傅之長子母覺羅氏一
品夫人淵源令緒本崇積厚發聞滋大若不可圉配盧氏兩
廣總督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興祖之女贈淑人先
君卒繼室官氏某官某之女封淑人男子子二人福哥女子
子一人皆幼君生於順治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康熙二十四
年五月己丑年三十有一君所交遊皆一時儔異於世所稱

落落難合者若無錫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宜興陳維崧慈谿姜宸英尤所契厚吳江吳兆騫久徙絕塞君聞其才名贖而還之坎軻失職之士走京師生館死殯於貲財無所計惜以故君之喪哭之者皆出涕爲哀輓之詞者數十百人有生平未識面者其於余綢繆篤摯數年之中殆日以余之休戚爲休戚也故余之痛尤深旣爲詩以哭之應太傅之命而又爲之銘其葬蓋未有日也銘曰

天實生才蘊崇胚胎將象賢而奕世也而靳與之年謂之何哉使功緒不顯於旂常德澤不究於黎庶豈其有物焉爲之災惟其所樹立亦足以不死矣而亦又奚哀

朴齋曾脈等出文集爲於世也夫世之入者其

出六書至精養如晉晉同脈詩少育千三人衆三千精金台

進士一等侍衛納蘭君神道碑

長洲韓菼慕廬

維天篤我勸相之臣神靈和氣萃于厥家常開哲嗣趾美前人自厥初才子罔不世濟若伊之有陟巫之有賢嬀於功宗登于策書後之名公卿子發聞能益人家國者亦往往聞出其或年之有永有不永斯造物者之不齊雖休光美實顯有令聞足以自壽無窮而存亡之繫在于有邦有家則當吾世而尤痛我納蘭君君氏納蘭諱成德後改性德字容若惟君世遠有代序常據有葉赫之地明初內附爲君始祖星遯達爾漢六傳至君高祖諱養汲努女爲高皇后生太宗文皇帝曾祖諱金台什祖諱倪迓韓父今大學士宮傅公也母覺羅氏封一品夫人宮傅公勲高望鉅爲時柱石而庭訓以

義方君胚胎前光重休襲嘉自少小已傑然見頭角喜讀書
有堂構志人皆曰宮傅有子年十八九聯舉京兆禮部試又
三年而當丙辰 廷對勁直切劘累累數千言一時驚歎
今上知君材欲引以自近以二甲久次選授三等侍衛再遷
至一等當是時 上方勵精思治大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欲
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其惟君吉士以重此選也君日侍
上所 巡幸無近遠必從從久不懈益謹上馬馳獵拓弓
作霹靂聲無不中或據鞍占詩應 詔立就白金文綺中衣
佩刀名馬香扇上尊御饌之 賜相屬也康熙二十一年秋
奉使覘梭龍差道險遠君閒行疾抵其界勞苦萬狀卒得其
要領還報後唆龍輸款而君已歿 上時出關遣宮使拊其
几筵哭而告之重憫其勞也君旣以敬慎勤密當 上意而

上益稔其有文武才且久更明習可屬任嘗 親書唐賈

至早朝詩賜之又令賦 乾清門應制詩譯 御製松賦

上皆稱善中外咸謂君將不久於宿衛行付以政事以展其
中之所欲施君益自感厲思竭所以報者而不幸遽病病七
日遂不起時 上日遣中官侍衛及御醫問所苦 命以其
狀日再三報 親處方藥賜之未及進而絕 上震悼遣使
賜奠 恩卹有加 屢慰諭宮傅公毋過悲然 上彌思之
弗置云嗚呼君其竟死矣而君之志未一竟也君性至孝未
闔明入直必之宮傅夫人所問安否歸晚亦如之煥寒之節
寢膳之宜日候視以爲常而其志尤在於守身不辱保家亢
宗不僅以承顏色娛口體爲孝也侍 禁闥數年進止有常
度不失尺寸盛寒暑必自彊不敢輒乞澣沐其從行於南海

子西苑沙河西山湯泉尤數嘗西登五臺北陟醫無閭山出
關臨烏喇東南上泰岱過闕里度江淮至姑蘇攬取其山川
風物以自寬廣資博聞而上有指揮未嘗不在側無幾微
毫髮過性周防不與外庭一事而于往古治亂政事沿革興
壞民情苦樂吏治清濁人才風俗盛衰消長之際能指數其
所以然而亦不敢易言之窺其志豈無意當世者惟其惓惓
忠愛之忱蘊蓄其不言之積以俟異日之見庸爲我有邦於
萬斯年之計而家亦與其福也君雖履盛處豐抑然不自多
於世無所芬華若戚戚於富貴而以貧賤爲可安者身在高
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達官貴人相接如平常而結分
義輸情愫率單寒羈孤侘僚困鬱守志不肯悅俗之士其翕
熱趨和者輒謝弗爲通或未一造門而聞聲相思必致之乃